

陶靖節詩話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出版

淵明詩話

全一冊定價三角



原著者 陶淵明

標點者 鮑賡生

發行者 樊春霖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中市
新文化書社

淵明詩話

蕭德施統曰：淵明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滂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才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陶集原序

鍾仲偉瞻曰：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道至如懼。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

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詩品

陽子烈休之曰。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

逸之致。棲託仍高。序錄

葉少蘊夢得曰。詩品論淵明。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

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意。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樂其心哉。且此老何曾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迫取一人而模仿之。此乃當時

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嶠之陋也。石林詩話。僧思悅曰。梁鍾記室嶠。評先生之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今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淳深。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也。陶集書後。

蘭莊詩話曰。鍾嶸品陶潛詩。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慨。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寶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嶸洞悉玄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潛焉。

林君復連曰。陶淵明無功德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

蓋顏子以退爲進。甯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蘇子瞻軾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

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

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

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爲不甚愧。

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

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

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

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其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晚節師範其萬一也。東坡詩話下同

又曰。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又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范元實溫曰。東坡和貧士詩。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

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辟世士，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不能挽之，使留，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烟也，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名其出處，故曰朱墨手自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

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潛溪詩話

劉後村齊莊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

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窗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恁可否。後村詩話

朱文公曰：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

然之趣矣

朱子文集

黃魯直庭堅曰、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之送錢二十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螂糞丸比哉、

又曰甯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甯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興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又曰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而或者改作上賴古人書止爾不能得甚失語法

又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繇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又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論韓謬甚所謂蚍蜉

振大樹也論陶不差宜分觀之許印芳識

陳無已

師道

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

交耳。後山詩話

都玄敬穆曰、陳後山謂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此言非也。如歸田園居云、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東坡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如飲酒其一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謂類西漢文字、如飲酒其五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王荊公謂詩人以來、無此四句、又如桃花源記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唐子西謂造語簡妙、復曰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詩特見之、偶偏故異於蘇黃諸公耳。

南濠詩話

韓子蒼駒曰、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鎮軍參軍、由

參軍爲彭澤、遂棄官歸。是歲乙丑、凡爲吏者六歲。故曰疇昔居上京、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尙爲建威參軍、十一月去彭澤、而曰家貧耕植不足自給、何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卽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旣以違已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卽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故謂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又曰、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取江淹種苗在東皋爲末篇、東

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爲雜詩六首、江淹擬詩亦頗似之、但擬淵明詩、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爲不類、故人張子西向予如此說、余亦以爲不然、淹之比淵明情致、徒效其語、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予觀古今詩人、唯韋蘇州得其清閒、尙不得其枯澹、柳州獨得之、但憾其少適耳、柳州詩不多、體亦備衆家、唯效陶詩是其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遜齋閒覽曰、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

陶淵明歸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皋、苗生滿阡陌、今亦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洪景廬邁曰、陶淵明歸田園居六詩、其末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數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未深考耳、容齋隨筆

郎仁寶瑛曰、陶詩歸田第六首末篇、人以謂江淹者、韓子蒼辯其江淹雜擬似陶詩耳、但開徑望三益、江淹不類、予以爲此句

固不類、而前說種苗、後結桑麻、陶公亦不如此、難且江詩通篇一字不差、豈江竊陶者耶、竊之則諸篇之擬何如、問來使一篇、東澗以爲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殊不知乃宋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巨眼者自能辨之、

七修類稿

嚴儀卿羽曰、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爾從山中來、云云、予謂此篇誠佳、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謾取以入陶集耳、

滄浪詩話

許彥周額曰、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中、

許彥周詩話